

山東通志

卷一之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271)
函號	291 97

原文附内	
三九二函	三九六九
一册	六九二册
架	類
(一七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藉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朕心亦  
以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藉田所產自一莖  
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  
感德特令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為祥瑞誇耀於眾也蓋實有  
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  
之心每歲躬耕藉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叠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之所  
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  
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即如從前青海蠶  
動朕為邊陲憂慮虔禱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即至疆圉寧謐



又如前歲夏間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朕在宮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爲民害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爲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紓民困及蔡珽署直隸總督印務詳悉奏聞朕宵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漕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廠各邑興工俾窮民皆得糊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閔恤之念實爲迫切今歲二麥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俯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盈寧之慶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况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內省必係朕有過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司未必卽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爲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爲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卽思速爲改易



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卽思速爲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卽直言陳奏不必隱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爲一體臣與君又聯爲一體太和翔洽實意加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藉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爲觀美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藉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藉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爲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爲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務本之道大有裨益着九卿詳議具奏

雍正四年十月

上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材鄉會廷試拔其尤者而用之卽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搜羅豈無遺佚况去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有得知每有出羣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卽或晚得一第而年力衰邁不堪爲國家任使朕思各省學政奉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當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爲有守之士大省舉四五人小省二人送部引見朕親



山東通志 卷之一  
加考試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政卽遵照薦舉其到任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卽舉出夫一省而舉數士不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鑑所舉必得其人且風聲所樹凡士子必鼓舞振興力學敦行求爲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才大有裨益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有徇私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

雍正四年十一月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至當寬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益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嗣承大統四年於茲凡政教號令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弘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脩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卽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戒無非欲內外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朕所行之



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已久新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爲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利皆興諸弊盡除之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野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爲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徵此朝廷軫恤之恒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恤以錢物則恤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勗以耕桑固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賊盜奸宄法所應誅貪官污吏法所應黜豪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奸黜貪污鋤豪劣爲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謂之除弊可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行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爲耕藉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卽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卽爲啓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亦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豐功偉烈布在方策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  
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  
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爲此曉諭知之

雍正五年正月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所奏以黃河澄清公請陞殿行慶賀禮朕  
思

上天之錫福降災卽如人君之賞罰也若

上天嘉佑示以休徵而承之者驕矜縱肆怠惰前修則將轉福爲  
災矣若

上天譴責示以咎徵而承之者戒慎恐懼省改前愆則將化災爲  
福矣天人感應捷於影響視其人之自取而

天心仁愛雷霆雨露均屬成就之恩一如君臣上下之間用賞用  
罰無非曲成之使其遷善改過也朕事

皇考四十餘年當時凡遇

聖諭訓責嘉獎恩寵此心皆以恐懼儆惕處之一念愚誠深蒙

皇考垂鑒御極以後事

天之心卽當日事

皇考之心也乃數年之中休徵疊見難以悉數稽諸史冊咸稱福  
慶而朕受寵若驚不以爲喜實以爲懼蓋恐前此之受貺無因  
而後此不能仰副也惟有君臣益加勉勗一德一心恭承



山東通志 卷之一  
天眷昔

皇考臨御初年偶有一二災禜之事此特兆三逆之變亂由於氣數使然而

皇考朝乾夕惕誠敬交孚是以感格

上蒼錫以多福四海寧謐曆數綿長此天道彰明較著者也朕卽位以來敷政宣猷豈足當

上天嘉貺惟有孝敬思慕

皇考之心實爲誠切或者仰邀

皇考昭察代籲

昊天默祈福佑從前疊賜嘉祥今又有河清之瑞蓋許其已往而勉其將來也朕祇承之下益深敬畏黽勉不遑若允行慶賀則沿襲頌美之虛文大非朕戒儆之素志矣旣蒙

皇考錫以希有之瑞應告祭

景陵申朕感激惶悚之誠至於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朕勅諭河臣悉心脩築今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越三日卽有河清之應具見

河神福國佑民功用顯著宜崇祀典以答神庥該部察例具奏至所請陞殿受賀不必行

雍正五年正月

上諭覽諸王大臣等奏稱河水澄清二千里期逾兩旬爲從來



山東通志 卷之一  
未有之瑞懇請陞殿慶賀朕嘗言天下至大庶務至繁斷非人主一身所能經理必賴內外臣工協力贊襄然後可以成一道同風之盛若上有涼德之主而下皆臯夔稷契之臣則工虞水火佐理有人政務亦不患其不舉若上有堯舜之主而下皆共工驩兜之輩則耳目股肱無所資藉政務亦必至於廢弛故人君之道以得人爲要而人臣之道以奉職爲先此一定之理也朕統臨萬方雖刻刻有勵精圖治之念然必賴內外臣工共矢公忠各殫才力然後有實政實效及於吏治民生方可以感天和而錫繁祉不然則朕雖有勤政之念豈能事事躬親辦理之也今見數年之中荷蒙

上天

皇考默佑疊賜嘉祥茲又有河清之上瑞朕細推天人感應之理自非無因當由內外臣工能體朕宵衣旰食之懷洗陽奉陰違之習分猷効職有數端之善上合

昊天

皇考之心是以錫茲福慶以勵將來爾等試再思之人事甫脩僅有數端之善卽邀

上天

皇考之嘉貺若此倘能益竭忠誠事事皆善則其獲福又當何如或由此而侈然自足怠惰前脩則其獲譴又當何如可不慎乎



可不懼乎况天道惡盈朕心方且因此益加戒儆所請慶賀典禮朕必不行朕念君臣之間實屬一體

上天

皇考既垂訓於朕朕卽以此訓及諸臣

上天

皇考既錫福於朕朕卽以此福及諸臣凡屬京官自大學士尙書以下主事以上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步軍統領以下叅領以上凡屬外官自督撫以下知縣以上武官自將軍提鎮以下叅將以上俱著加一級其王公等管理部院都統事務者應如何加恩之處著宗人府議奏自茲以往內外臣工當益加黽勉精白乃心和衷共濟矢勤矢慎秉公去私凜

天鑒之匪遙念感應之不爽以至誠至敬仰承

上天

皇考之眷佑則受福孔多永永勿替矣勉之勉之

雍正五年三月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述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



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爲養命之寶人旣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萌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樽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懇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糞殮之恒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棄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勤勤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



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  
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種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  
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  
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  
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錢而難於出糶朕必  
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  
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  
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  
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  
天心默佑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旣  
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爾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  
旣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禳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聞  
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肉食  
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勞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用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雍正五年六月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恥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局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皆知忠爲子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



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已任其身旣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祇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卽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

雍正五年六月

上諭爲政之道以愛民爲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雨暘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脩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在小民自必趨事



赴功不待督率而爲者爲上者不過助力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爲之事而專賴爲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風者也蓋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強紳劣衿之欺凌地棍土豪之暴橫巨盜積賊之刦奪此等之人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爲太吏有司者圖寬大之名沽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於強紳劣衿則寬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巨盜積賊則疎縱之雖在已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留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爲君臣者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怠忽優游不能鋤奸禁暴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矣大可畏也豈但天理有所不容卽清夜捫心當如何之愧忤有牧民之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欽哉慎之勉之

雍正五年九月

上諭各省督撫藩臬朕宵旰勤勞時以教養萬民爲念是以所



頌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時未必卽能醒悟於是諄諄訓誡至再至三總期四海之廣遐  
甌僻壤之衆家喻戶曉深知朕視民如子之心自然感發天良  
遵道遵路以成移風易俗之治朕心何等殷切豈各省地方大  
吏尙不知之乎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  
出告示而已州縣各處竝未傳遍至於鄉村庄堡偏僻之區則  
更無從知之矣朕以愛育黎庶化導人心至誠至切之苦衷屢  
頒諭旨而地方大吏竟視爲虛文故事怠忽因循若此尙得謂  
之不負簡任不愧職掌乎又如禁止黃銅器皿者所以杜銷燬  
制錢之弊使錢文充裕以便民用也禁止賭博者所以戒游惰  
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禁宰耕牛者所以重稼穡  
之資念農夫力田之助也朕爲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無微不至  
到而地方官員竝不實力奉行聞省會之地黃銅器皿市賣如  
故郡縣之間種種賭具亦市賣如故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若  
罔聞是朕爲百姓籌畫之至意百姓並未曉然於心無怪乎習  
而不改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  
省爲難今京城內外市賣銅器及羣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  
省轉不能行乎此等事可以一時禁止實有益而無害而地方  
大吏所急宜遵行者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  
其漸地方始無紛擾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奸胥猾吏將



借端爲非轉爲小民之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爲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且各處之情形不同而屬員之才力亦不一爲上司者於寬嚴緩急之間又當詳審酌量而出之不然則寬有寬之弊嚴有嚴之弊是皆不可不察也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卽當畱心根究庶可以消奸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昨山西李恒榮及近日澤州妖言誘人之案卽是榜樣倘地方有此等之事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爲無事勢必致奸宄漏網匪黨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勉之母忽爾等可將朕諭旨錄出寄與知之

雍正五年九月

上諭刑名關係民命刑部事務較吏部戶部尤爲緊要吏部誤用一人不過以應得官之人畧早用幾日而已戶部之誤在於錢糧一經知覺卽可改正至於刑部之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故禮記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於刑名更加慎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者輕重之等無一非天理之當然故當輕而輕當重



而重必須至公至平乃爲欽承天道若以應斬之人而寬以絞罪便是逆天必獲譴責稍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朕爲人君尙不可寬嚴稍失其平况人臣居法司之任者乎凡有案件始之以聽斷繼之以研訊定之以律例若稍有不公不平之處則情罪之輕重不得其宜而用法之寬嚴皆失其當矣當寬而嚴固爲罪孽當嚴而寬孽亦如之蓋鷓鴣不除無以致鸞鳳狼莠不剪無以植嘉禾司刑名者姑息養奸則小人無所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此所謂婦人之仁其害豈淺小哉故刑法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舜之勉臯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夫持法之平可以成協中之化則刑名不誠重哉居法司之任者不但重罪不可踈忽卽輕罪亦當詳慎務操其至公至平之心而時凜天鑒在茲之懼使用法之寬嚴悉當情罪之輕重允乎則不愧明允之司而可以成無刑之治矣

雍正五年九月

上諭大凡爲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爲心而不得有瞻顧身家之念從古聖賢之所以教忠皆此道也蓋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



是乎出內不欺衾影卽外不愧大廷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燭照其微洞悉其隱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于內而順應于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其懇摯苟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僞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爲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治矣

雍正六年十一月

上諭朕恭閱

太祖高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爲要務諄諄誥誠念茲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載當時訓諭之詞亦皆原本敬

天之意是知

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神靈首出之君必皆以欽崇時憲尊事

上天爲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所由極此明太祖之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有以也夫天之爲形覆冒萬物至高至



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爲充周人心之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卽天之所以爲天也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祇求事事上合

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爲理有贊襄輔翼之責一言一動皆在天心降鑒之中亦當無時而不敬

天無事而不畏

天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且明陟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所躬行實踐者廣勗諸臣諸臣當每日早起肅具衣冠焚香展拜禱祝

上天及爾等祖禰之前將是日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備陳其實揆度禮義惕然內省必可上對

天下自對其祖禰而無愧無忤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知之明爲自省之功時刻糾虔不敢有幾微之褻

天而逆

天庶幾凡所建之謀猷所施之政事無往而非與

天地合其德者矣居大人之位行大人之事爾諸臣不當如是乎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卽以討罰威刑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卽以慶賞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不善故凡違道干譽煦煦爲仁自謂不愧於

天者乃悖



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爲天下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

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威中乃可以爲敬

天畏

天之實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卽揣摩朕意妄爲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在於胸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旣不能於

天有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時懷欽若之誠克備事

天之道以循理爲矜恤以執法爲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理之所昭垂卽必爲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有大於事

天者是以不憚諄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

雍正五年十二月

上諭人臣朋黨之弊最足以害人心亂國政唐虞之世共工驩兜輩比周爲黨舜必寘之於法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易經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謂上承九五下無應與



爲能散其朋黨之象則大善而吉是朋黨之小人固自古帝王之所必誅聖賢之所垂戒其爲世道人心計誠深且切也蓋人臣之道惟在公忠體國古之純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白乃心鞠躬盡瘁念念惟知有君父事事惟知有朝廷雖一己之身家且不暇顧又何至有營私結黨朋比爲奸之事此真純臣之道也惟奸惡之小人其心旣陰險狡詐忍於背逆君父擾亂國政而其才又足以籠絡要結使奸邪之輩盡入其黨遂成牢不可破之勢當日蘇努阿靈阿鄂倫岱等同惡相濟結爲邪黨凡屬在朝臣工其庸懦無能者則棄置之而於聰明才智之人或動之以利或怵之以害或震懾之以權勢或誘惑之以美名使其人不得不墮其術中彼此固結日肆邪謀自以爲國家大事皆在其掌握操縱之中斷無有能出其範圍者以此煽惑人心擾亂國政若非我

皇考至聖至明乾綱獨斷則伊等比黨之害可勝言哉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故臨御以來將伊等朋比爲奸之處屢次宣示中外蓋深爲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之計不得不痛加懲創嚴加誡諭惟冀大小臣工以伊等爲炯戒共絕背公植黨之私時懷公忠體國之念則一德一心上下交而其志同其於世道人心

宗社國家豈不深有利益哉



雍正七年四月

上諭國家承平日久戶口日繁凡屬閒曠未耕之地皆宜及時開墾以裕養育萬民之計是以屢頒諭旨勸民墾種而川省安插之民又令給與牛種口糧使之有所資藉以盡其力今思各省皆有未墾之土卽各省皆有願墾之人或以日用無資力量不及遂不能趨事赴功徘徊中止亦事勢之所有者著各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細加籌畫轉飭有司作何勸導之法其情願開墾而貧寒無力者酌動存公銀穀確查借給以爲牛種口糧俾得努力於南畝俟成熟之後分限三年照數還項五六年後按則起科總在該督撫等董率州縣因地制宜實心經理務事田疇日闢耕鑿維勤以副朕愛養元元之至意

雍正五年五月

上諭前織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黃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綵繡爲飾者朕心深爲不悅比卽加以誠諭近因端陽令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等件中有裝飾華麗雕刻精工者此皆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而不取也向來外省諸臣凡有進獻方物朕畱於宮中服用者所需實係不多每隨便頒賜諸王內外大臣等所以推恩廣澤也如黃龍繡緞之類旣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收貯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尙覺不安若賜



諸王大臣在伊等亦覺非分豈非費於無益之地乎况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朕擗節愛惜之心本出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少異於市肆之物卽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製造之情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美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慕倣後必出奇鬪勝以相誇此雕文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爲奇袤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爲尙又何以訓民間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爲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尙華巧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卽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羣趨爲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竝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趨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爲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在平日畱心時刻爲之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爲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爲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爲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爲農者相率而趨



於工矣至如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爲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之教子弟亦當觀其才質如何若果穎悟恂謹可望有成則當使之就學而爲士若愚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卽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爲仰事俯育之資誠恐讀書不成而又麤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致非分妄爲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爲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賤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謂難也朕自身體力行爲天下先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紳衿富戶當深體朕心欽遵朕諭期共勉之勿視爲具文

雍正六年五月

上諭朕惟治道之要莫大於用人督撫經理地方必任用司道府官猶朕統御天下必任用在廷諸大臣如廷臣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輔朕則庶務之繁朕豈能以一人獨理如司道府不能實心任事竭力以助督撫則屬員之賢否民間之利弊督撫豈能徧悉而周知用人之關於治道誠至重矣第人之才具不同心術各異用之有甚難者彼司道府等官有一種姦巧之人



專務沽取虛名毫無補於地方之實政其心惟知自爲而已督撫有所委託稍涉繁難謂非分內所應辦之事卽逡巡退縮似此懷姦詭避而反沽不阿諛上司之名殊不知督撫所辦之事卽國家之事何一可置分外耶此人之不能爲督撫用者也有  
一種好事之人不安本分督撫寄之以耳目委之以腹心則招搖生事惟所欲爲如遇無能之督撫則事無大小任其簒弄督撫爲所把持而不能自主如遇有爲之督撫則巧窺意旨百計投合陽飾其廉謹勤幹之容陰行其詐僞營私之寄督撫不覺入其彀中一任逞其私智此又督撫之用非其人者也顧爲督撫者勢不能不於所屬之司道府寄耳目委腹心必將遴選其能任事者而委任焉人見其於稠人之中專任一二人則議論風生或指爲鑽營或斥爲奔競或目之爲上司之私人或疑其有所囑託而倖進甚至媒蘖其短以爲怙勢作威攬權納賄必致損敗督撫之聲名此等皆屬私意非公恕之論也且其人旣爲督撫所信任以身入乎局中自當大破情面不取悅於同官不徇庇乎下屬銳意孤行無所顧惜其跡有類於攬權怙勢之所爲論者不察其實從而媒蘖之抑又不恕之甚乎朕以爲人之行事所辨在是非公私之間而已卽如武斷鄉曲之輩閭里所深惡也然使其人若能督率鄉曲之中使之孝親敬長使之服田力穡使之急公奉上鄉人悚畏服從則大有補於風化也



尚得謂其武斷乎又如攬權之臣朝宁所不容也若其人以身任天下之重不避勞不避怨不爲利疚不爲威惕正色而立於朝者人君自當倚之爲柱石重臣尚得謂其攬權乎雖有貴賤大小之別其理則一也向令此一二專任之司道府官果能秉公持正實心以辦地方之事必且有益於國計有益於民生不特督撫資其贊助朕亦且嘉賴焉尚何攬權怙勢之可言哉要之用人有專任一二人者亦事勢有所不得已焉耳設使各省司道府等官皆竭誠奉公殫其宣力分猷之實則督撫何樂而不多用也亦猶在廷諸大臣人人懷公忠體國之心則皆朕之股肱心膂朕求之而不可得者又何取乎一二人之專任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彼爲督撫者因屬員中不能盡得其人而用之乃不得已而以耳目腹心專付之於一二司道府等也或有擇之不精用之不慎所託非人稍有所覺卽當警省改悔不可袒護飾非則無過矣如福州知府胡承謀窺見巡撫毛文銓詐僞沽譽投其所好遂籠絡通省官員共相欺隱又能使毛文銓轉而欺朕此其姦惡狡猾較前各種劣員尤甚斷不可一日姑容者也朕實深悉直省督撫用人之委曲復洞鑒直省司道府各官種種情僞爲此諄切曉諭俾各警惕猛省直省督撫務須仰體朕察吏之意將屬員時加體察勿爲宵小欺蒙朕自有遠照斷不使若輩少有遁情夫天下上智下愚之人無幾



惟中材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者居多尙其敬聽朕訓憬然覺悟共勉爲秉公持正實心辦事之人下不愧州縣之表率上不負督撫任用者不負朝廷則吏治烝烝日上措天下於郅隆之治不亦美歟期汝等人人勉之

雍正七年五月

上諭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工蓋朕實切敬

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其道以爲感格

上天之本惠我烝民共登衽席朕竝非以年穀之順成有意歸美於大吏亦非以雨暘之差忒強欲卸責於臣工也假使爲督撫者因朕有地方豐歉由於吏治得失之諭旨而欲自彰其善自護其短於奏報秋成則或有溢美之詞於奏報歉收則或有諱災之意似此則事

天爲不誠事君爲不忠臨民待下爲不仁不信有此數端而欲荷上天嘉祐錫福凝禧有是理乎况粉飾一己之聲名而不顧民生之休戚其何以對所屬之官民而無愧怍乎朕畱心體察覺近來督撫等之奏報年穀間有此弊不得不通行曉諭以防其漸在爾督撫等自思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况朕之見聞甚廣訪察維勤倘掩飾於此而敗露於彼豈不自取朕之輕視乎人臣



事君之道惟以誠實無欺爲本爾督撫等其共勗之

雍正七年七月

上諭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爲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豈不更甚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卽諸臣之辱也昔人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卽位之初或尙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尙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卽行欺罔或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古之所謂推心置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尙忍懷私挾詐不以至誠事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卽時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之每日訓飭諸臣者并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已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爲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



也以上俱遵頒發雍正七年以前諭旨其七年以後未奉刊發者不敢臆登

### 書經傳說彙纂序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尙書爲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賡揚都兪之休風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爲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雖相去數千年尙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布敷經綸之跡後之君臣得奉爲楷模以追踪於唐虞三代之隆詎不於書是賴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謨訓誥之篇沉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篇頒示海內復

指授儒臣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叅考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爲書經傳說彙纂凡二十有四卷茲值刊校告竣與易詩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製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爲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故爲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



無忝乎爲君爲臣者必思比休於臯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  
爲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觀光揚烈之懷  
尤冀卿尹百執事其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  
天工誠和民志俾薄海內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啟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是爲序

詩經傳說彙纂序

朕惟詩之爲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  
自說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  
之集傳一書參考衆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  
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習四始六  
義曉然知所宗尙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旣一以本義爲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爲宗故是書首列集傳而採漢  
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長者別  
爲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已見乙夜披覽

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彙纂朕惟詩三百篇先  
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士乃  
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  
烏在其能明先王之道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爲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刪詩之  
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  
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刊校旣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典謨後敘

竊惟精一危微治統兼夫道統勞來匡直作君卽以作師  
心同揆於後先德彌光於上下蓋自古有聞矣我  
國家樹基纘緒

列聖相承

皇極敷言有典有則載在左史非外乘之所得而書也然而  
德音孔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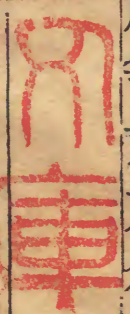
文謨丕顯曰詔曰錄曰諭曰序曰頌曰論曰箴曰訓亦旣宣示  
四方無遠勿屆而聲教東漸則又蒲姑商奄之鄉所專屬  
者也敬集一編以標常憲拜手洛誦穆然而見

仁育義正之模焉

大訓煌煌用祇承於罔斁豈必藏之柱下始稱隆法守哉作

典謨志

三朝典謨廣大悉備茲集僅舉其要其事有專屬者  
仍分見於闕里河漕田賦秩祀等志不復復載亦  
或睹記弗詳登輯有所未逮  
敬俟續脩者補述之併識





川身通志

卷之一

三



